

人生

第五卷 第八期

• 錄 目 •

建國於宗教信仰基礎上.....	大庸
論貝利亞的被整肅.....	念生
佛教爲東方文化的重心.....	子如
般若心經思想史序.....	竺摩
佛教與人生.....	朱鏡宙
幽默與禪宗.....	心然
介紹一部精神治療的良藥.....	觀心
從衣食住行上看因果.....	煮雲
斷滅學者——弊宿.....	觀中
釋尊法伏央掘魔羅.....	含虛
玉琳國師.....	脚夫

HUMAN LIFE

人生雜誌社發行

論貝利亞的被整肅

念生

貝利亞的被整肅，是蘇俄鐵幕內的一件大事，近一月內世界的報章雜誌，當然很多用這個題目寫文字的，但是在佛教雜誌裏論這件事，就另有一個看法。

這些年來，因為唯物思想的發達，談佛教的人，幾乎不敢談到因果二字。即或談到的，也是適用物質的因果率。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在佛教裏，本是一個警喻。現在只能作事實來講。若說這是警喻，爲了說明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聽到的人，必多數認爲迷信。換言之，只能講科學的因果，不能講佛學的因果。

科學的因果，有物質的證據，佛學的因果，沒有物質的證據，是一般人公認的。但是我們若肯細心體察，佛學因果的物質證據，決不在科學因果以下。從前在軍閥時代，就有一個事實，可以證明。凡是殺人太多的軍閥，多是不得善終。俗語說過：瓦罐不離井上破，將軍難免陣前亡。他們的不得善終，假設是在兩軍陣前，被敵人殺死，就是適合科學的因果，而事實不是這樣。現在列舉幾個知名的，例如薩建章、徐樹錚、張作霖、吳俊陞、孫傳芳、褚玉璞、畢應澄、張宗昌、楊宇霆、姜登選、郭松齡、韓復榘、石友三、馮玉祥、馮玉祥、馮玉祥太多，這一些人都死得奇奇怪怪，不但他自己不會想到，任何人都會想到。這些人的道德學問文章功業，見仁見智，各事不同，而有一個共同之點，就是他們曾經殺人，並且曾經很屈辱的殺人。中國古書有一句成語，是「殺人者不得其死」。你說這句話算作科學因果率呢？還是算作佛學因果率呢？當然，「殺人者不得其死」。在科學上沒有根據，因為殺人不是殺已，爲什麼不得其死呢？但是在佛學方面，則是基本理論。這句話的成立，遠在佛學傳入中國以前，佛學到了中國，很迅速的爲群眾所接受，便是因爲這項理論，不謀而合使然。尤

其這項理論，爲中國道德風俗的原動力，而構成東方文化。近年唯物思想發達，將這項理論推翻，因而道德墜落，風俗淪喪，社會和國家，都陷於困苦和危險的境地。

佛學的基本理論，也就是佛學的因果率，爲什麼會發揮很大的作用呢？因爲他不但是理論，還有事實爲之證明，上面所舉的北方軍閥，便是一例。但是還有人說，若照這項理論，北方軍閥，都是屈枉殺人的，爲什麼不全數不得其死呢？這就是殺人有少多的不同，此理容待後論。現在再舉出一個殺人最多，而全數不得其死的證據，就是蘇俄的特務頭子。蘇俄自一九一七年，開始有了特務機構，直到現在，機構的名稱變了三次，主持這個機構的，前後五人，最初名爲「取締反革命非常委員會」(Особый Комитет)，主席是捷爾任斯基，史達林上臺後，改名「國家政治管理局」(ГПУ)，第一任局長是孟辛斯基，第二任局長是葉達夫，第三任局長是葉佐夫，葉佐夫於一九三二年就職，途即擴大組織，改名「內政人民委員會」(НКВД，恩內維德)，到了一九三八年，由貝利亞繼任，貝利亞最初是葉佐夫的副手，到現在被整肅止，前後在職十五年，有人估計他所殺的人，超過兩千萬人，就是每年超過一百廿萬人，每月超過二十萬，每日超過三千人，每小時超過一百廿人，每分鐘超過二十人。以前各任，可想而知。這五個殺人的惡魔，除了第一個捷爾任斯基是被迫自殺外，其餘都是被殺，這個因果率，應該屬於科學呢？還是屬於佛學呢？若說應該屬於佛學，那末科學是講證據的，難道說像這樣百分之百的殺人殺，無一例外，還不算得證據嗎？有人說科學的證據是必然，佛學的證據是偶然，百分之百還不算必然嗎？這個必然，有其必然的道理，就像火必然熱，水必然濕一樣，只是現代人類的知識，還不能澈底了解。當貝利亞上臺時候，以前雖有四

個被殺，我們可能想貝利亞或者不至被殺。今天貝利亞被殺了，換了克魯格勞夫，我們也可能想，克魯格勞夫或者不至被殺？將來殺到一百個，換到一百個，我們還可能想，未來的或者不至被殺？人類的知識，不過如此。若是每人都明白了這個必然率的進行，世上還有敢於殺人的嗎？我國從前由於古代聖哲的啓示，對於這個道理，知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已因之而建立了相當良好的道德風俗。現在多數人並其當然也不知道了。而這個必然性的因果率，依舊照常進行，並不因我們不知而有所改變。從前印光法師曾說：因果爲治世之大權，大權兩個字，很多人講錯了，以爲是權變之說，導人爲善，其實不對。正解權是稱錘，權其輕重而報施不爽。若誤以爲權變之說，權變無實，且難持久，換以事實上種種證據，天地的自然率，豈能隨之而權變呢？所以權是權衡的權，不是權變的權，若讀爲經權的權，則因果正是大經而不是大權。

由於以上所舉的兩個事例，我們可以說蘇俄的特務頭子，殺人最多，所以百分之百的不得其死，中國過去的軍閥，殺人不爲蘇俄特務之多，所以僅是一部殺人較多的不得其死，而一部仍可倖免。有人說按照佛教的道理，殺一個人乃至殺一個生物，都要報償，爲什麼殺了許多人，還有可以倖免的呢？要知道報償有華報果報之分，華報在現世，果報在來世，這裏所說倖免，只是倖免華報，而果報則另行計算。按照佛教的說法，一件事得到華報，是很不簡單的。每人的阿賴耶識，包藏了無量無邊的善惡種子。某一個種子成熟，便得到某一種境界，這叫作種子生現行。由某一種境界，再薰習其種子，這叫作現行生種子。種子的成熟，有四個條件，第一是時間特久，第二是同類特多，第三是薰習特強，第四是佛力加被，什麼是時間特久呢！本是一個簡單無力的種子，因爲經過時間太久，便可成熟

般若心經思想史序

竺摩

般若心經，自梵土傳譯我國，千餘年來，深入民間，流行之盛，諸經無匹。不特佛學界能知能誦，雖老嫗童子亦能知能誦；不特佛學家能知能誦，即非佛學界之外道旁門，亦多東顧西瞻，能知能誦；其見地雖有正邪之別，是非之分，其誠信與愛好此經，還如出一轍。為何本經的流行會有如此弘盛呢？本書的作者究其原因凡三：一以簡明切要；二以適合口調；三以含義深邃。有此三因，故本經在我國，能透過各宗教徒的學習與傳播，使之深入社會各階層，如洪水泛濫般流行在民間了。

從時代的眼光來看，心經雖是印度二千年前的古典法籍，但其不論在形式的體裁或理論的方式，都是與現今時代的辯證性或革命性的理論與形式相符合。辯證法上所講的正反合的理論方式，在心經中亦可以找出來：心經文中第一段從「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起，至「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正面的理論；第二段從「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至「無智亦無得」，是反面的理論；第三段從「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密多故」起，至「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及「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密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都是經過正反而合的理論。這與金剛般若所說的「衆生者，即非衆生，是名衆生」，般若波羅密者，即非般若波羅密，是名般若波羅密」，有同等的意義，和同等的理論方式。

至於革命性的理論方式，是由消極的破壞，到積極的建設，這在般若心經中，又是發揮得恰如其分；因般若心經的思想與理論，是全憑般若智慧，即般若智慧，掃蕩了一切雜染的垃圾，而重新建立的起一切真淨妙麗的勝德。故本書說：「在般若的理智中有消極的破壞與積極的建設的二大作用」。所以本經在消極的破壞方面，要說「五蘊皆空」，即從觀自在菩薩體證甚深的般若智中，否定了自我的存在，達到諸法緣生性空的般若智，再進一步的破壞，則不但「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而還要「無智亦無得」，更否定了一切法相的存在，且還要「掃蕩到流澤不留，才顯出絕相泯智的真理」。

空中這是什麼一回事。可見在這大掃蕩的破壞性中，已含有建設性的意味，故接著說「度一切苦厄」。及「以無所得故」而「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在本書中，以觀自在菩薩度一切苦厄，是解脫道與救濟道的運行，即從大掃蕩的大破壞中解脫了自己的苦厄，同時也能救濟一切衆生的苦厄，則佛法中所講的一切大悲無我的真淨勝德，都從這掃蕩，破壞而重新地建設了起來。若依此理推廣言之，這不獨般若心經爲然，一切佛法的大悲無我的真淨勝德，都是從般若空慧的理智中經過一番掃蕩，消滅的作用，始能把它重新建設起來的。如佛法中所說的空、無常、無我、無法、無相、無願、無作、淨、菩提、涅槃，這些又都是建設方面的完成。這樣看來，佛法的思想理論，正是一種當於革命性的思想理論。而現在這部「般若心經思想史」，正是揭發這種深微而偉大的思想理論；且從有組織的幽深微妙，不禁發出「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的驚歎聲！

心經全部，原來只有二百六十字，而言約義豐，文質理詣，不但爲六百卷大般若經的中心思想，亦是諸部般若的精髓結晶。古今講解極盛，註疏無數，數百家之多；但求其組織新穎，思想入化，描劃精細，文字善巧如此書的，真是不可多得。此書作者東初學長，與我一別廿年，學德內充，願力外溢，法化之弘，拜佩莫名！近禁足關房，潛心大藏，讀大般若經，發現其與心經原文相同者頗多，乃參酌心經在全部佛教中的地位、史要、組織、書、對於心經在全部佛教中的地位、史要、組織、使命、思想發展的過程，與融攝佛法的精義，作深密明晰的闡述，頗能言所未言，發所未發。般若心經的思想，得此探討與觀察，可謂登峯造極，堪歎經止了。

癸巳六月序於香港沙田南蘭別業無盡燈社之篆香畫室

者之強大，蓋習種子的力量，只能影響來世，不能影響現世。等而下之，若僅殺少數人乃至一人，或僅殺少數生物乃至一物，則其種子的力量更小，別有他種有力的種子，提前成熟，而這項種子，須到一生或多生以後，始能成熟。反過來說，若是菩提心的力量，也如蘇俄特務頭子及一部北方軍閥的殺人念頭，那樣強大，即可當生證果，其次的來生證果，更其次的，多生多劫以後證果，其理並無不同。不但殺人的事與修道的事是這樣，世間萬事都是這樣。雖歷百千萬劫，沒有不償之業。早償晚償，決於念頭的強弱與種子的成熟與否，這是佛教的因果率。

因爲貝利亞之死，拉拉雅雅寫了這些廢話，最後的結論，究竟像貝利亞這一行人，是聰明人呢？是糊塗人呢？若說他們是糊塗人，他們確能自己造成出類拔萃的地位。若說他們是聰明人，連自己的生命都不能保全。有人說：一個人只要作了驚天動地的事業，好死壞死，又有什麼關係，這是局外人說着不牙疼的話。貝利亞或者此時已被處死，假設尚未處死，他一定回頭想想，得勢以來，快心有幾，結果與自己所殺的兩千萬人，走到同一運命，沒有不爽然自失的。歸裏包堆的一句話，就是不會開道使然。有人說你所謂道，當然是佛道了，若是全世界的人都入了佛道，人世的事由誰來辦？這話說的不對，難道說世界的人類，需要貝利亞這一行人，替他們謀幸福嗎？假設這一行人懂了佛道，叫他們去作殺人的事，也不肯去作了。自有佛道以來，不知度化了幾輩英雄，銷弭了幾多劫運，不過思想淺薄的人，是見不到這裏的。

壽民啓事

壽民此次恢復僧裝之期（七月十六），蒙諸山長老護法居士及社會諸友同者貴臨，辱我儀典，又加隆情盛儀，種種禮謝，倍增愧疚，無任感激！未能登門一一跪謝，特此啓事，以申謝忱！

壽民拜啓

甲：關於個人者。長阿含經卷第十一、善生經云：「善生當知飲酒有六失。一者、失財。二者、生病。三者、闕諍。四者、惡名流布。五者、悲怒暴生。六者、智慧日損。善生！若彼長者長者子飲酒不已，其家產業，日日損減。善生！博戲有六失。云何為六？一者、財產日耗。二者、離勝生怨。三者、智者所責。四者、人不敬信。五者、為人疎外。六者、生盜竊心。善生！是為博戲六失。若長者長者子博戲不已，其家產業，日日損減。放蕩有六失：一者、不自護身。二者、不護財貨。三者、不護子孫。四者、常自驚懼。五者、諸苦想法，常自纏身。六者、喜生虛妄。是為放蕩六失。若長者長者子放蕩不已，其家財產，日日損減。善生！迷於伎樂，復有六失：一者、求歌。二者、求舞。三者、求琴瑟。四者、波內早。五者、求喜見弄鈴。六者、多難繫。善生！是為伎樂六失。若長者長者子伎樂不已，其家財產，日日損減。博戲有六失：一者、富樂不肯作務。二者、貧窮不肯勤修。三者、寒時不肯勤修。四者、熱時不肯勤修。五者、時早不肯勤修。六者、時晚不肯勤修。是為懈惰六失。若長者長者子懈惰不已，其家財產，日日損減。這皆從消極方面，列舉個人不應做的事，比儒家已為詳盡。至若積極方面，佛法說得更多，真是引不勝引。舉要言之，則有不殺、不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之五戒。與不貪、不瞋、不癡、不兩舌、不妄語、不惡口、不綺語、不殺、不盜、不邪淫、之十善等。如能身體而力行之，不但一生受用無窮，成佛之基，亦在於此。

乙、關於父子者。善生經云：「善生！夫為人子，當以五事，敬順父母。云何為五？一者、供養能使無乏。二者、凡有所為，先白父母。三者、父母所為，恭順不違。四者、父母正令不敢違背。五者、不斷父母所為正業。善生！夫為人子，當以此五事敬順父母，父母復以五事，謹視其子：云何為五？一者、制子不聽為惡。二者、指授示其善處。

三者、慈愛入骨骨髓。四者、為子求善婚娶。五者、隨時供給所須。善生！子於父母敬順恭奉，則彼方安隱，「供養無乏，則「有酒食，先生饌」。口體之養備矣。所為先白父母，則出告入而，遊必有方矣。所為恭順不違，雖杖必受矣。正令不敢違背，則非令可以幾諫矣。不斷所為正業，則三年無改矣。寥寥數語，已盡儒家之長。而父母於其子，儒家卻僅說一慈字，不及佛家上述之詳盡遠甚！

丙、關於夫婦者。善生經云：「夫夫之敬妻，亦有五事：云何為五？一者、相待以禮。二者、威嚴不嫌。三者、衣食隨時。四者、莊嚴以時。五者、委付家內。善生！夫以此五事，敬待於妻；妻復以五事，恭敬於夫。云何為五？一者、先起。二者、後坐。三者、和言。四者、敬順。五者、先意承旨。善生！是為夫之於妻，敬待如是，則彼方安隱，無有憂畏。一相待以禮威嚴不嫌，則相敬如賓矣。衣食隨時，莊嚴以時，則怨望不生，家道和矣。委付家內，則中厨得專矣。先意承旨，則倡隨之道備矣。然儒家以女子小人並列，謂為難養，而佛家卻無此失。

沙止靜修院

女眾佛學研究班招生

沙止靜修院住持達心玄光二師，半年來苦心籌辦女眾佛學研究班，積極建築學生宿舍，現一切均已告成，有心求法之佛教女青年，宜速前往報名！茲將該佛學研究班招生簡則列左：

- 一、程度：初中畢業並受三皈五戒者
- 二、年齡：十五歲以上至二十五歲
- 三、時期：國曆八月十五日開始考試，九月一日上課。
- 四、受學時間：以一年為期。
- 五、額：外生並酌收膳米。

丁、關於姻族者。善生經云：「夫為人者，當以五事親敬親族。云何為五？一者、給施。二者、善言。三者、利益。四者、同利。五者、不欺。善生！是為五事親敬親族，親族亦以五事親敬於人。云何為五？一者、護放逸。二者、護放逸失財。三者、護恐怖。四者、屏相教誡。五者、常相稱歡。善生！如是敬親族，則彼方安隱，無有憂畏。」親興仁，故舊不遺，儒家之所尚也。而博施濟眾，堯舜其有病諸！若就佛家立場論，一切功德，布施最上。言其究極，至捨頭目手足而不可惜。六度為萬行母，而布施居其首。慈惠盛哉！與人善言，熾於布帛。傷人之言，深於矛戟，（荀子榮辱篇）此又儒佛之所同也。

戊、關於師弟子者。善生經云：「善生！弟子敬奉師長，復有五事。云何為五？一者、給侍所須。二者、禮敬供養。三者、尊重敬仰。四者、師有教勅，敬順無違。五者、從師聞法，善持不忘。善生！夫為弟子，當以此五法，敬事師長。師長復以五事，敬事弟子。云何為五？一者、明法調御。二者、誨其未聞。三者、隨其所問，令善解義。四者、示其善友。五者、盡以所知，誨授不吝。善生！弟子於師長，敬順恭奉，則彼方安隱，無有憂患。」尊師重道，儒家所尚。故吾國俗語：有「一日為師，終身為父」之言。佛家尊師重道之精神，與儒家初無二致。

己、關於友交者。善生經云：「佛告善生，有四惡如親，汝當覺知。何謂為四？一者、畏伏。二者、美言。三者、敬順。四者、惡友。佛告善生！畏伏親有四事：云何為四？一者、先與後奪。二者、與少望多。三者、畏故強親。四者、為利故親。是為畏伏親四事。佛告善生：美言親復有四事。云何為四？一者、善惡斯順。二者、有難捨離。三者、外有善來，密止之。四者、見有危事，便排擠之。是為美言親四事。敬順親復有四事。云何為四？一者、先誑。二者、後誑。三者、現誑。四者、見有小過，便加杖之。是為敬順親四事。惡友親復有四事。云何為四？一者、飲酒時為友。二者、博戲時為友。三者、姪逸時為友。四者、歌舞時為友。是

爲惡友親四事。……佛告善生：有四親可親。多所饒益，爲人救護。云何爲四？一者、止非。二者、慈愍。三者、利人。四者、同事。是爲四親可親。多所饒益，爲人救護，常親近之。善生！彼止非有四事，多所饒益，爲人救護。云何爲四？一者、見人爲惡，則能遮止。二者、示人正直。三者、慈心愍念。四者、示人天路。是爲四止非，多所饒益，爲人救護。復次，慈愍有四事：一者、見利代善。二者、見惡代憂。三者、稱譽人德。四者、見人說惡，便能抑制。是爲四慈愍，多所饒益，爲人救護。利益有四事：云何爲四？一者、護彼不令放逸。二者、護彼放逸失財。三者、護彼不令恐怖。四者、屏相救護。是爲四利人，多所饒益，爲人救護。同事有四。云何爲四？一者、爲彼不惜身命。二者、爲彼不惜財寶。三者、爲彼濟其恐怖。四者、爲彼屏相救護。是爲四同事，多所饒益，爲人救護。將小人之交，分爲畏伏、美言、惡友、三類，在佛陀憐厚之下，幾使魅魘無所遁形，真令人拍案叫絕。試問儒家論著中，那一部能有這樣形容盡致的歸納提示。人們如果真能於交友之間，時時體念佛陀的啓示，必使你一生受用無窮，不致受着小人包的圍，而身敗名裂。

爽、關於國家者。國家之間，在昔爲君臣。在今日民主政體之下，雖無君臣之名，而其對國家之責任，則今昔無別，在昔佛陀的時候，世界上尙無民主政治出現，故論國家的關係，仍以君臣爲主體。在佛經中，說到如何治國的地方甚多，茲節錄大薩遮尼乾子所說經數則，以概其餘。其卷第三王論品第五之一論如何臨民云：「大王！王者，民之父母，以能依法攝護衆生，令安樂故，名之爲王。大王當知！王者得立，以民爲國。民心不安，國將危矣。是故王者，常當憂民，如念赤子，不離於心。當知國內人民苦樂，以時按行。知水，知旱。知風，知雨。知熱，不熱。知豐，知饑。知有，知無。知憂，知喜。知老，知少。知病，不病。知諸獄訟：知有罪，知無罪；知輕，知重。於諸王子大臣諸官，

知有功者，知無功者。如是知者，名不離心。大王當知！王於國內，如是知已，以力將護，名之爲王。」「王者得立，以民爲國。則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治、之意。其言「王者得立，以民爲國。」則與今日之政治理論，適相符合。也。其卷第四王論品第五之二云：「王言：大師！行法行王，云何治彼五種衆生？答言：大王！行法行王，治彼罪人，不斷其命，不行刑罰、眼、耳、鼻、舌、手、足、身根。有三種治法，何等三法？一者、呵責以爲治罪。二者、奪其所有資生，以爲治罪。三者、牢獄繫閉、枷鎖、打縛、呵罵、驅擯，以爲治罪。隨彼五種作惡衆生，上中下罪，三種治法，是名行法行王，治彼五種作惡衆生。」「五種作惡者，包括叛逆等罪在內。死刑在今世法學家，均主張廢止。並已有多數國家實行，代以無期徒刑。而我佛陀，則在二千五百餘年前，即已主張廢止死刑矣。刑罰之刑，今世雖已盡行廢止；而共產極權國家，不但依然使用，且有變本加厲者；滅絕人性，殘酷至此！此而能久，真無天理。行法行王，則今世所謂法治國家也。又卷第四同品論調云：「王言：大師！行法行王，國內人民，所應聽王課調物者，爲是王物？爲是他物？答言：大王！非王自物，亦非他物。何以故？他自手力，能作能得，是故非王自己所有物。非他物者，以王能護彼衆生故，是故非是一向他物。彼衆生等，立如是法，是故輪王，王應得一分，非是他物。王言：大師！行法行王，若有人民，應輸王物而不輸王，彼民爲是偷盜王物，爲非偷盜？答言：大王！非偷王物！彼民貪惜，欺王不輸，得無量罪，何以故？以應輸物，不輸王故。王言：大師！於王國內，合輸物者，而不肯輸；然王即行鞭杖、打責；若取彼物，爲是劫奪？爲非劫奪？答言：大王！非是劫奪！何以故？大王當知！以王有力能護其難；彼由王護，得安自業，應輸王物，故非劫奪。王言：大師！若貧窮人，應輸王物，以無物故，強加鞭打，而責其物，爲是劫奪？爲非劫奪？答言：大王！有人邊是劫奪，有人邊非劫奪。有人邊非劫奪者，彼人若是瞋瞋懈怠，不動家業，非法邪淫、穢滿、菜博，如是等戲，輸他財物，致貧窮者，

如是人邊，行法行王，鞭打責，乃至他邊貨物輸王，王非劫奪。何以故？王作是念：爲令彼人，更不敢作非法之事，損失財物故。如是，王、民、二俱有益；王得益者，庫藏滿足；民得益者，資生成就。又得無罪故。王言：大師！何等人邊，王是劫奪？大王當知！王雖合得，若知彼人，所有家業，爲賊劫奪，詐親人奪，非法王奪，失火焚燒，暴風疾雨，飛沙走石，壞其家業，或時往處不得安穩，人民走散，失散家室，或有蟲鼠雀鼠、鸚鵡、鵲、鴿、五穀，或時復值天旱不熟，水澇不收，如是等緣，家業不立，資生壞盡，於此人邊，應當默然，不應責。若取此物，名爲劫奪。何以故？以不慈愍此貧窮人，不名具足護衆生故。」「彼衆生等，立如是法，是故輪王，與現代人民所有一切負擔，必須經人民所選舉之代表，立法機關通過，方爲有效，其義正同。至言如何是王物？如何非王物？如何應徵責？如何不應徵責？辯折精至，入情入理，儒法諸家，未嘗有此折衷至當之言也。其他所述尚多，限於篇幅，未能備引。其論如何爲臣之處，大法鼓經卷上云：「譬如波斯匿王，與敵國戰時，彼諸戰士，食大夫祿，不勇猛者，不名丈夫。」「食國家之祿，不忠國家之事，未能陷敵死戰，在佛法上看來，是一件却弱偷生，可羞可恥之事！然則謂佛法不適於今日之國家社會者，其說之不攻自破，於此可見。

他如造作浴室，以及灑掃，護病等神微之事，在佛法中，（見增一阿含經）皆有提綱挈領的說明；如欲詳爲徵引，將可成一專冊。當然非此短文所能爲力，祇可俟之異日。然即就此短文以觀，足見佛法對於現實人生問題的重視，已非世界任何宗教所能幾及。至於了脫生死，根本解除人生的苦痛煩惱，三藏十二部，更是美不勝收！祇要人們肯虛心研討，包管你得到說不盡的好處。但是對於貧富貴賤，故步自封之流，真美善的佛法，始終沒有他的分兒。這是我所敢斷言的。

▲朱居士此篇大作，乃編者請他寫的，本當刊於本報第六期「人生佛教」專號上，然以該期先老居士寄來的文稿過多，故未能發表；第七編排時，老居士又取回本文，再加些意見，故延至本期方與讀者見面，甚爲抱歉！——心悟

幽默與禪宗

幽默這一名詞，儘管被一些人認為不是諷刺不是滑稽，而是談諧與風趣中間的產品，也儘管請出了許多賢人聖人同外國名人的話兒或事蹟，做這定

正因釋迦牟尼佛都被拉上幽默的關係，中國佛教特色的禪宗——祖師禪，更被人認為同幽默是一家了。這也難怪，我們翻開了禪宗的一千七百公案，那一條不是使人感到神秘而風趣呢？那一條不是使人油然的生起了不解的優笑呢？我國有名的「口頭禪」的成語，就是因這種奧玄的風氣，吹過了民

間才有的。但，禪宗是不是幽默或是含有一小部分的幽默呢？這不妨舉出一二節禪宗的公案來研討，以求個水落石出。

「一天，百丈問馬祖道：『忽然有人來問佛法時云何？』馬祖取拂子舉示；再問：『只這個還別有？』馬祖將拂子放回原處。反過來他問百丈道：『汝將後如何做人？』丈也取拂子舉之；馬祖又道：『只這個還別有？』丈也將拂子放回原處。馬祖於是大喝一聲，直使百丈耳聾三日。」

這一類的公案，可說是非常的幽默而又滑稽。兩種不同的話而同形式的問，兩種同機械般的默答，最後還加一聲吃喝，這種的秘風神趣，真使人不可而然的要莫明其土地堂的笑了；然而，却萬不可即認為是幽默，因為一提到幽默，好似總有些故意造作的意思含着，馬祖和百丈兩位禪師，他們不是生活得無聊，覺得沒有趣味，故意弄一些幽默的新花樣來解解悶愁開開心懷，他們是另有一種超意識而真摯的求真和切實的示理。關於這一種的示理，如在禪宗的本意，應當是不能解釋，但爲着表示禪宗並非是幽默，也祇好作勉强的分析了。

意識的觀念或概念，都是些符號的代表，語言呢？更是符號的符號了；而實在的真體是最普遍性也最現實性的，唯有現前一剎那智慧的真覺才能契會，所以馬祖的舉拂，恰好是啓發起百丈潛在的智慧，直覺而契悟，當然，暫時不得不委屈一下四方稱尊八面威武的語言英雄了。

「興化禪師一日上堂云：『若是作家戰將，便請單刀直入，更莫如何若何』。旻德卽出禮拜，拜已便喝，興亦喝；旻又喝，興亦又喝；旻乃作禮歸衆。興謂：『若是別人來，二十棒，一棒也不饒，且饒旻德能一喝不作一喝用』。」

這節公案，乍讀時也是覺得好笑，實際上並沒有一點點的幽默。

興化的「作家戰將」是指專門向上一著尋究佛法的禪和子們，要禪和子們即在直覺的智慧下體會實在，不要在意念上錯會，所以說「便請單刀直入，更莫如何若何」。曼德的禮拜，拜好便喝再喝，這是表示他已能徹底直下的體悟了。因而，興化的兩次回喝，却不能一喝當作一喝用（因為已失去主動的意義）。退一步說，如果是一般人的話，興化豈但給他「二十棒，一棒也不饒」，恐怕二百棒，連半棒也不留呢。

不過只提出二節，以釋明禪宗並非有什麼幽默，也沒有什麼其它的隱義。可以這麼說，禪宗的徹頭徹尾，即是形而上的實證哲學，也即是明晰可分的精神科學；這一種實證哲學的理論是拒絕意識作用而另起的理論，這一種精神科學的實驗，是在心理反射的室裏而進行反射的實驗，它的結果是可以造成整個世界整個人類的光明而和平的莊嚴！可以消滅所有的罪惡和一切的痛苦。所以，如認為禪宗是一種幽默，它的本身實實在在即是一個太不可思議的幽默了。

四二、七、七寫于圓山

介紹一部精神治療的良藥——因是子靜坐法

「佛法」不是理論，其對治療衆生的病根，尤有特別功效。所以佛陀又稱為無上大醫王。衆生許多的病情，映照在佛陀大圓鏡智的湛湛靈光中，纖塵不遺。我正是個身心欠缺健康的患者，自幸得聞正法以來，時近著識，啓發以宇宙人生的真理，獲得無上法益，至此反躬自省，對自己身心的不健全，更進一步的認識精神界的活動實有無上偉力，確能增長人生活趣味。本人生性多愁善慮，感情脆弱，心念紛雜，以致形成多年的失眠，貧血，精神萎靡……去年秋間承智光老法師借給因是子靜坐法，閱讀之餘，深為心折。其原理正確，方法簡單易行，實事求是，毫無神祕，主要在澄心息慮，行腹式呼吸增進血液循環，對於修養身心有極大裨益，正是本人極其需求的，自此即依法實行。最初每日三次，每次不過坐一刻鐘，呼吸很不自然，坐後覺覺胸悶閉塞，三個月後方漸漸舒暢，至今實行八個月精神與身體的健康顯然有了增進：（一）去年秋天曾驗血，醫師診斷患嚴重貧血症，今年春間復驗紅血球增加四分之一，貧血現象已改善多了。這期間本人並未藥物治療。（二）每晚睡前靜坐三十分鐘，夜夢漸少，睡眠較好。（三）記憶力增加，時間過久的事物，記不起時略一凝神隨即憶起。（四）以靜坐代替午睡，一樣可以恢復疲勞，過去下午常有頭昏頭痛現象，現在沒有了。本人靜坐方是初步，輕舉淺試，時間極短，得此意外的效果非常欣慰！可見真理的探求，必在深信力行方可獲得。因是子靜坐法的作者蔣竹莊先生，是佛教界有名的學者，對靜坐有數十年的研究力行，造詣極深。本書正續編合計共五萬餘字，在臺人士存者很少，坊間又無法購到。今不敢自私，用特節錄原理方法二編，介紹給有意于靜坐的同道。

人類之根本——人由女子之卵細胞與男子之精細胞結合而成胎，猶草木之胚也。胎在母體中，其初生一端爲胎兒，一端爲胎衣，而中間聯以臍帶，孕育十月至脫胎以後，臍帶方落，可知人類胎生之始，必始於臍，臍卽爲其根本。培養草木之根本，則以肥料澆灌之，培養人生之根本，當以心意之作

用溉灌之，靜坐者，即使吾心意得行其灌溉之是也。全身之重心——人生之根本在臍，古之有道之士，蓋早知之，故有修養丹田之法。丹田者亦名氣海，在臍下腹中是也。顧吾之爲是書，意在發揮採素之心得，以理論的記述之，絕不願參以道家鉛汞之說，故不取向者丹田之名稱，而名之曰重心。靜坐法，淺言之，乃凝集吾之心意，注於重心之一點，使之安定，行持既久，由勉強幾于自然，於是全身細胞，衆皆聽命，煩惱不生，悅豫無量，儒家之主靜，老氏之抱一，佛家之禪觀，命名各異，究其實，固非求重心之安定而已。

靜坐與生理的關係——人體之構造，複雜精妙，實有不可思議者，今日科學雖發達，於此學尙只窺其途徑，未能造其極也。就生理學言之，吾人身體之最大作用，首在生活，即攝取體外之滋養質供給體內各機關，排泄體內之廢料于體外，是名新陳代謝。新陳代謝之作用，無一息停止，司其樞紐者，厥惟循環器，循環器包括心臟，脈管，淋巴腺而言，所以運行血液于全身，循環不已。心臟有四房，與發血器；脈管有動脈有靜脈；淋巴腺遍布全身，一面攝取老廢物達于靜脈營養物，輸送于動脈呼吸，一面攝取老廢物達于靜脈營養物，輸送于動脈呼吸，吸入動脈。此循環約二十四秒全體一周；一晝夜三千六百周，吾人呼吸次數一晝夜二萬餘次；所吸清氣，共三百八十餘方尺；每人體中血液，平均以二升五合計，所吸之血，有一萬五千餘升，如此偉大之工作，吾人初不自覺也。若呼吸合法，血液無阻滯，則身體健康，血液停滯百病遂生，其原因有種種：（一）呼吸合法，不能盡發養吐炭之功用；（二）常人全身血量半儲于腹部，腹力不緊，恒多變血，使他都失調；（三）內臟器官，屬交感神經，能直接達于大腦，謂之不隨意筋，其作用，雖在睡眠時，亦不稍停，不能以人之心意左右之，故其阻滯而病，每不及預防；（四）心臟跳動時，於動脈之發血接近而有力，至靜脈管，則自頭部及四肢，迴入人心，心臟跳動之力，所及其微，故亦易停滯，是故人身之血液，正猶社會之金融，利于流通。金

醜停滯，社會必起恐慌，血液停滯，人身必生疾病，然吾人每不及預防，靜坐之法，使重心安定于下部，宛如強固之中央政府，得以指揮各機關，呼吸因練習而調和，藉中央政府之功用，使橫膈膜上下動，實力緊湊，可逐出腹部之鬱血，使返心臟。復由心臟逼出鮮血，輸送全身，呼吸功深增加內臟感覺，使不隨意筋亦能盡其作用，如是血液循環十分優良，新陳代謝作用圓滿，即不致生病，偶有病疾，亦能預先知之，使之不久復元。

靜坐與心理的關係 人身有肉體與精神兩方面，而其不可思議處，多在精神方面，此宗教及哲學所由起也。唯物論者，謂吾人心意之作用，不過有生以來經驗之跡象，印于腦中者，恆隨肉體以供一切，殆不承認有精神界；唯心論者反之，謂世界一切皆由心造，無心則無物。究之心身兩方面，不可偏廢，而心意尤能影響肉體，其例實多：愧恥內蘊，則頰爲之赤；沈愁終夜，則髮爲之白；此精神影響于形體一也。愉快時則五官所見所聞皆美，悲哀時則則否，此精神影響于形體二也。快感起時則食欲增進，不快之時，則食欲減少；此精神影響于腸胃也。忿怒頻茹等不正感情起時，能使血液及各部組織中發生毒素，此精神影響血液也。吾人心藏于內，物誘于外，全體精神既安想顛倒，渙散而不統一，不能宰制內體。於是則種種嗜好，戕賊其生機。心與形分離，遂生百病，甚且夭折，比比然也。靜坐者能萃全身精神而統于一（重心），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自然氣體和平，却病延年。

重心即身心一致之根本 重心于生理方面，能使血液運行優良；在心理方面，能使精神統一；是知身之重心，即心之重心，不能有所區別。是故重心安，身之健康，心之平和，同時併得；重心不安，則身之健康，心之平和同時胥失。世人妄生分別，鍛鍊肉體之鍛鍊，忽于精神之修養，修養精神者則又轉視肉體之鍛鍊，皆不察之過也。蓋于身心一致之根本，加之鍛鍊，皆不察之過也。

方法篇 甲、姿勢

靜坐前後之注意 (一)利用靜室開窗闔戶，不使他人來擾。(二)製軟厚之墊褥，備久坐之

四用。平直其身，入脊前解衣寬帶，端正筋肉，不受拘束。
（二）坐時之兩足，及舒於手足，切勿匆遽。
（三）盤膝而坐，復以右脛互加于左脛之上，既以左脛
如弓之勢，張坐兩膝，自然端正，緊著之後，全身筋骨，均欲斜
然初學，不易仿效，年長力壯者，更難後左右欲動，不必勉
強，其功一也。均可或一人之練習，惟須注意，覺疲勞，端可
忍視之，久則滿臻自然。初習習慣，不足能忍者，覺疲勞，端可
交捧其足。

前俯靜坐時之胸部、臀部、腹部——（一）胸部微向
胸內，使心窩下陷，有橫隔膜，恰當兩肋間，下處
爲心窩，常人之重心，不能安定，即心窩上浮，不能隨
寫。初學靜坐時，常覺胸膈悶塞不舒，即心窩上浮，不能隨
下之證。不時時注意于下腹，降而重心方得安定，定後
處輕浮而不着力，久之自然下降，而重心不曲。（三）
（四）腹之下部宜固定，先稍凸出，種雜金鎖，專注意一金
于臍下一寸三分之位，重他種雜金鎖，專注意一金

前垂指小腿之時，兩手輕輕交握，貼于小腹之
兩指指結尖上，交叉之形，左手或右手握左手各隨意，
交握之指尖，當委任自然，不宜些須着力。（五）
（六）頭頸正坐時之面宜向前。（二）口宜嚙，舌抵上齶，不閉。（五）
（七）眼宜閉，不可開口。

呼吸：靜坐時之心境——（一）宜一切放下，勿起妄
念，用返照法使妄念自然不生，返照外物，亦不可謂內視妄
術，常人之一目所視，長注乎外物，固有能返觀其視
內者，靜坐時配合兩目，返照吾之意識，先將妄念空
之起滅，雖結理清，甲返照則返照之意，即使發空，
則甲金空；乙理清，亦返照則返照之意，即使發空，
坐正其本，清其病源，久之則妄念自然不生。（二）金空，
坐亦可以消除疾病，增進健康，然此等要求之觀念，
官如一草一木，勿忘心中，猶可不見外物，任其自然，求速效，
（四）靜坐時兩目配合中，三寶當統制，任其自然，求速效，
（四）接千兩耳，心中即生妄念，最到處置，故宜收視
返聽，雖有苦聲，留諸不聞，練習既久，能養成泰

[illegible]

呼，吸是其者哉。闕圖歷自之與感以開心徐名（然）使動一腹直日時達覺能處之則不時可不加必之習
 即矣名體。引，爲，頂力難之意者窩徐尾（不可）震全盡震部達久，于呼上堅，呼能間爲可長以息有
 回。胎中其近名一確下而解，通誤非降（可）不動身一動發靜謐似不下吸以吸心靜。之，鼻，其呼之
 復靜息潛言理玉關有腹生斯之會一循引求度，熱數種腹，空三三，故呼之節下宜時空練一不細如習際也
 胎坐。氣曰者林；信于，由動生液皆然溢則，達行力動不盡，之震爲，胸不宜察意靜呼靜無新細一用靜：下
 息之一內：，歸骨；信，由動生液皆然溢則，達行力動不盡，之震爲，胸不宜察意靜呼靜無新細一用靜：下
 之久自轉胎要一部夾脊爲人所謂開解，然力常雖，後。自（臂後脊骨）震動，自種熱實日之久
 始，地本在能古脊爲人所謂開解，然力常雖，後。自（臂後脊骨）震動，自種熱實日之久
 基。假後循母繩人爲二此，脊體以解二動此骨中哉此通，力腕上，格震，即升本的動名之來骨，關
 此，脊體以解二動此骨中哉此通，力腕上，格震，即升本的動名之來骨，關
 動此骨中哉此通，力腕上，格震，即升本的動名之來骨，關
 力腕上，格震，即升本的動名之來骨，關
 仍不于不科之來骨，關
 返通頂以學理骨，關
 胎，下鼻，爲而此
 呼以降呼固說秋骨
 吸鼻于吸非紅骨
 之爲靜，可多爲三
 路呼，而取，尾親，中深能可，降而慮自四能來二下

從衣食住行上看因果

——在嘉義佛教支會太元堂講——

今天我的講題是：「從衣食住行上看因果」。

但因爲時間關係，不能多講，同時佛法部門又是千頭萬緒，三藏十二部經典，真是浩如煙海，汗牛充棟，一時那裡能講出什麼來？不過佛法門雖多，概括的說，不出因緣因果四個字，換句話說，一切佛法離不了因緣與因果的關係；所謂「因該果海，果徹因源」，就是這個意思。關於緣生性空的大道理，今天沒有時間來說，今天所要講的是我們從平常日用之間，看出善惡因果來，可是還有一班愚人，他自作聰明，不信佛家有因果之說，他再不知道，隨時隨地皆可說明因果的道理，看出因果的事實。並不是一二人否認反對，就沒有因果的存在。說句極簡單普通的話，我們每天要吃飯，要穿衣都是含有因果至理的關係，我們肚皮餓了要吃飯就是「因」，飯吃了就是「果」。我們身上寒冷要加衣服就是「因」，衣服穿上，身體暖了就是「果」，我們詳細審察一下，沒有一時一地不在那裡表演着因果，那一個否認說沒有因果，我們就請他無需穿衣吃飯，如果他一定要穿衣吃飯的話，我們可以再問他爲什麼？他一定要答說：「因」爲肚皮餓了，因爲身上冷起來了，我們再問他吃過飯，穿了衣服結果感覺怎樣？他一定會答着「果」吃飽肚子飽，穿衣身上暖。現在我們可以質問他，你說沒有因果，爲什麼現在因果二字，皆從你自己口裡說出來呢？你說「要吃飯是『因』爲肚皮餓，吃飯的結『果』使肚子飽」。不是因果二字皆有了嗎？我想那位反對沒有因果的朋友，這時會啞然失笑吧。

我們要知道我們的這個五尺之軀，叫做果報身，我們的這個身體就是由因果業報支配，而離不了因果的關係，同時我們更可以從衣食住行上看因果。富貴賤不同的因果來。

我們現在衣食住行，窮通壽夭，我們都可以根據佛經上所說明的因果方法，測驗得出來，所以懂得佛法的人，他無論如何的窮苦艱難，命途多舛，他都是逆來順受，處之泰然，決不會怨天尤人，罵張三怪李四的，因爲他知道佛家常說的三世因果，所謂：「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這就是告訴我們

觀果知因

的方法，我們現在看見有很多老年人，他的壽命很長，過到七八十歲，他還是老當益壯的精神飽滿，甚至有的人竟活到一百多歲，我們佛教裡虛雲老和尚，今年已經一百十四歲的高齡了，可是他老人家還是法體健康。這是什麼原因？就是這些老壽星前世戒殺放生，因爲他前世救活了無數衆生的生命，沒有叫衆生短命夭折的死亡，所以他今生受長壽的果報。我們要知道那些富豪長者，他穿的是綾羅綢緞，吃的是山珍海味，住的是高樓大廈，坐的是最新式彈簧椅小汽車，甚至他跑的地方都是很講究，很漂亮的天然區。這種人間天堂的大富翁，也不是無因而來的，根據佛經告訴我們，這些大富豪，都是由於前世戒殺放生種下來的福報，因爲他前生沒有破壞他人的財富，劫奪他人的生命資糧，並且以自己寶貴的金錢，去佈施貧病，救濟窮苦，就因爲他前世慈悲佈施種下富貴的善因，所以他今生來受富貴享受樂果。

從上面兩個例子來類推，如果我們看到這個人，他生得特別美觀端正，使人一看見他就不知不覺的生出歡喜心來，對他發生好感，我們就知道，他是從前世和氣忍辱來的，假使我們看見那些大人先

煮雲

生們，「行動執事，坐下萬人求」的達官顯貴者，就知道他是由信奉三寶的人來的。所以古人說：「山中無衲子（和尚），朝中無宰相」，這就是說明這些王公大臣，前世都是崇奉三寶的人物，如果我們看見聰明敏智的人，所謂「聞一以知十」的人，我們就推知他是由覺悟智慧來。

世上貧富階級對比一下，真有天壤之別，以衣來說，富的人夏葛冬裘，四季衣服真是單夾皮棉的衣服應有盡有，穿不盡用不完，有的人衣服做起來都沒有上過身。可是窮苦的人就不同了，寒夏一件破布的衣服，連換洗的衣服都沒有，過着「衣不遮身」的日子，再說到吃的方面，那更是懸殊不堪，富貴的人是食前方丈，肥甘鮮美，一食千金不顧的有的是。可是赤貧無告的人「食不充口」，整天的都混不到一頓飽肚子，不要說吃什麼白米飯，就是蕃薯（地瓜）乾子都不得一飽，古人說：「富人一席酒，窮人半年糧」，又說：「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就是說明貧人與富人的生活，有如此的懸殊。再說住的問題，上海的富翁都是十幾層的洋樓，二十四層的國際飯店大樓都是有錢人起的，美國紐約有一百多層的摩天大樓，還不是有錢人住的嗎？可是有一班窮人，連一間茅草蓬子也蓋不起，上無片瓦，下無寸土，這些窮無立錫之地的人，他們又是住的什麼地方呢？那就是破瓦礫中住宿，城門洞裡安身，像這些窮人可以說到處都有。請問這種懸殊的分別，又是誰謂爲之，孰令致之呢？再說行的分別，富貴大人們，出外時遠則專車，近則小包車，所到的地方，皆是極平坦的康莊大道，柏油馬路，可是貧窮的人就大不相同了，不但飛機包車無福夢想，就是三輪車也是沒有福氣去享受一下，所跑的路不是崎嶇爲道，就是沙灰滿天，

是迦葉方便應戰，迎難問道：「仁者！你是信守無他世的，我且問你，眼前的日月，是現世呢？還是他世？是人呢？還是天？」聲宿覺得好笑，日月明明是他世，是天，都不知道，所以毫無遲疑的答道：「日月是他世，非此世也；是天，非人」。他沒有想到這樣的答法，無異破壞自己的立場，承認了佛教的主張，因為說日月是他世，就得承認有他世，所以迦葉說：「以此可知，必有他世」。等到聲宿發覺自負時，已是滾水難收，第一回合，只有暗自認輸。

第二更生有無：更生即是轉生或來生的意思。在佛教說：人世雖為緣起的幻現，沒有真實的體性，但是善惡因果決不無，人類如果在現世作善，或作惡，就要受到因果法則的裁判，隨着善惡的業因，轉生天上或地獄，受善或惡的果報，所以說有更生。斷滅論者主張無更生。聲宿爲了守護本宗，救前所失，又提出無更生的主張，列出事證，來反破有更生的佛教，他說：「過去我有位親戚，他是十分作惡的人，有一次他病得很利害，我去探病時，神志還很清醒，當時曾向他提出這樣的要：佛教說作惡的人，死後要生地獄，你是十惡具備的，假使你的壽命應終的話，照佛教說，那是必生地獄無疑了，可是我始終不信，因為我從來沒有看到死後的人，回報人間，說有地獄；如果真有地獄，請你回來告我一聲，那我就可以相信了。此時我的親戚，慨然許諾。後來親戚死了，直到現在，都沒有音訊。同時我又有位極其忠信的朋友，好善樂施，照佛教說，當然來生必生天堂了，當他壽終時，也曾千囑萬託，如果

真有天堂，希望來人間告我一聲；可是他死後已有若干年了，一直也沒有回答，以此證明，人死以後，必無再生。他以爲這是鐵一般的事實，總可以難倒迦葉了。迦葉聽後，不禁好笑！覺得這種不近人情的奇怪事，那能證明沒有再生哩？所以引喻破道，說：「仁者！你所舉的事證，太幻想了！一生死隔世，何能交通？又如一箇犯罪的人，被宰官捕捉，當判罪入獄時，要求主官放他回家報訊，你說主官會應許嗎？」庖宿答道：「那是不會答應的。」那末人間尚且如此，地獄焉獨不然，你的親戚在鐵面無情的獄官監守之下，當然無法給你回報了。拿人間說，犯人沒有回報，即說人間無有牢獄，除非瘋顛，誰也不會信許的。生死異世，豈能以無報決定沒有再生呢？又如人身穿著華貴的服裝，要他到極其污穢的地方走一趟，你說這人肯去嗎？」庖宿答道：「那怎麼會去哩？」那末我也告訴你：天人的衣食住處美妙極了！好過人間不知幾千萬倍呢？人間的污濁，在天的眼裡，有如糞尿池，避之且不及，你那生大的朋友，如何肯來人間呢？你如以此而說沒有再生，那是自迷自封，豈不愚極！無有再生的邪見，你該捐棄了，不要以此自誤誤人呀！這時庖宿所持的思想，經過兩次的挫折，已發生動搖，但又覺公然認輸，不獨有點天人，內心實也不甘，所以力持鎮定，平息思潮，準備再來一次攻勢，作爲最後的決戰。

第三神識有無：在佛教觀察，人類的身體，是由物質的四大——地、水、火、風——和精神的意識所組成；一箇人生的壽命過盡了，四大即分

散了人體也即速滅，而神識却隨現生所作的業力，又轉生他趣——他供。有神識不隨人體的死亡而斷滅，所以說有神識。斷滅論者主張無神識，人死神識即斷滅了，因此乃說無他世，無更生，也沒有善惡的果報。弊竇爲了挽救自說，破壞佛說，更以研究的所得，來證明神識的決無。故又對迦葉說道：「一人死之後，神識到底是還有還是無？我對這一問題，曾花了很長的時間和很大的精力，從事嚴密的研究。第一次是以犯了死罪的人，用作研究的材料，把犯人放在一隻大水鍋裡，加蓋密封，然後用火燒煮，親身守護，觀察犯人的神識出走，後來犯人被害化了，也沒有看到神識出來。第二次又以了一箇死囚，改用解剖的方法，將死囚的皮肉筋骨，四肢百骸，分分割切，也沒有找到神識的出處，從這兩種考驗的事實看來，可以證明我宗無有神識的主張，決定成立，也可知有神識是空中樓閣，不能建立呵！」迦葉聽到此種殘忍的研究，早就一忍不開了，不禁三嘆痴人！高聲說道：「仁者！你的研究精神，太使我可敬！你那殘忍的方法，也太使我心酸！觸法亡身，罪周自取，然人終是人，應當懲其惡愆，豈能作神識有無的試驗，而不顧增加犯人身心的痛苦呢？同時要見神識的有無，當從正道去努力，像你這樣的研究，即使殺盡世間人，也不能得見神識的結果，因爲神識不是肉眼凡夫所能見到的，要修得佛眼和天眼，才能見到哩。你以肉眼求見神識，無異在陸地釣魚，吹灰求火，徒勞而已。又如生人睡夢，神識遊山玩水。家人都不能見到，這是現世的事，尙且如此，何況死後異世，轉生他趣的神識呢？肉眼所見，太渺小了，見不到的事物，太廣多了，如以眼見才信其有，何異坐井觀天，

首者諸目。所以你所學的事證，皆是妄言，那能證明無神論呢？仁者是智者，可以覺悟了；棄神取金，亦是智人呵！」弊宿經過三度辯論後，再也提不出問題了，深覺迦葉的辯才無碍，不禁內心生起了敬慕；所持的本見，盡皆失所。迦葉觀其猶豫在懷，覺得不忍，知道他自己迴生信，於是決的態度，開示，弊宿終於在迦葉悲智的照發中，發下一「盡形壽、不邪淫、不盜、不殺、不盜、不邪淫、不忘語、不飲酒」的宏誓大願。

關於弊宿的故事，長阿含中弊宿經，敘說很詳；而本文謹取其要者，略為三點氣出；而三點問題，本是一個，即是因有因果；有因果，也即有他世復，故分三點說之。不過文中避免重複，最後，筆者感到弊宿來信佛前，雖是一個外道，但其作風，十足表現出超人的智慧和依法的精神，更能顯能用佛敎的朋友來和佛教古代學理的研究，今日佛教雖沒有像童女迦葉從公認，合理的立場來還不少教。假使尊嚴，同時也失人格！不獨私懷而惑眾，還有請從今起，不作無益的損人，但求自他兩利的福晉！

南亭法師所著：

心經講義再版已誌本刊上期，索閱者附郵票貳角或發心津貼工料費每冊一元，請逕寄臺北市新生南路一段九七巷九號，隨即奉上該書！

釋尊法伏央掘魔羅

含 虛

舍衛城的北面，離城不遠有個村莊，村名叫做薩那。村中有一個貧窮的婆羅門女跋陀羅，生了一個孩子，名叫世間現，他小時父親就死了。

世間現到年二十歲時，他的容貌越發長得非常俊秀，才力也很高，他在他底村裡的許多青年中，直有鶴立雞羣之概，又聰明，又有辯才，說起話來，那巧妙的言辭能叫人歡喜快樂！

在他的隣村，有一位有名的婆羅門師摩尼跋陀羅，他對於印度古典四圍陀經有特深的研究，那時世間現就從他受學。

世間現對於他底老師，非常謙順，非常恭敬，盡心的侍奉他。因此他底老師便很歡喜他，熱心的教授他，又因他的稟性聰明，所以對於他老師教授他的學問和思想，他都能全部的接受了。

一天，他的老師受國王的請出去，就留着他一個人在家裡看家，這時有個長的非常美麗的婆羅門少婦來，她看世間現生的儀表非凡，聰明善說，愛欲之火頓如火山爆發似的在她底心坎裡燃燒起來，使她竟忘掉男女間應守的禮節，即跑到世間現的跟前，緊緊地拉着他的衣服。

「小姐！你底年齡比我底大，我是把你當做我的母親看待，況且我這里是個很清淨的所在，你怎麼可以這樣呢？」世間現嚴肅地說着，然後用力拉脫了衣服，避到很遠去。

婦人見自己的熱情被人拒絕了，

於是就流着眼淚，痛恨地說：

「好！世間現！你拒絕我，你不肯滿我的願。你不肯滿我的願，我就要害你的生命，使你也不能和別的女人結婚！」

說罷，即用自己的指甲把身上的肉爪破了幾處，然後用繩子把自己的頸項繫起來懸在屋梁上，然而足並沒有離地。

正在這當兒，摩尼跋陀羅從王宮回來了，他一踏進家門，突然看見一個婦人懸在梁上，嚇了一跳，連忙跑到梁面去拿了一把刀出來，把懸在梁上的繩子割斷，把婦人扶到一張椅子上坐下，然後柔聲安慰似的問她說：

「小姐！你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婦人不勝其悲的纏着眉頭，淌着眼淚，說道：

「是世間現要我和他行非法事，我不從，他硬要強迫我從他，因此我不得已祇有這樣做。」說罷，更放聲大哭起來。

摩尼跋陀羅聽了，沉默半響，然後叫世間現來說道：

「你是一個大惡人，毀辱了這個尊貴的婦人，我告訴你，你現在已不能算是真婆羅門了，你要去殺二千個人，才可以洗雪你毀辱婦人的罪惡。」

世間現是個善良的青年，他一向都很恭順他的老師，接受他老師的教誨。然而現在他的老師要他殺一千個人以洗雪這冤枉罪，覺得很為難，於

是就對他的老師說：

「唉！老師！殺害一千個人，這實不是我所應該做的哩！」

「你是大惡人！你如果不殺一千個人，你的罪惡如何可以洗雪呢？你難道不想生天，作婆羅門嗎？」他的老師說。

世間現雖比一般青年聰明，但他終究還是青年，思想總不免幼稚些；智慧沒有十分成熟，是非也不免未能分別清楚，況且他向來是尊重師教的，現在他的老師既對他說不殺人不能洗罪生天及作婆羅門，他當然便信以為然了，於是就回答他的老師說：

「老師！好吧，我就照您的教訓去做吧！」

世間現離開他的老師出去殺人了。他殺了一千個人後，回到他老師的家裡，頂禮畢，然後將自己出去殺人的經過向他老師作一番簡略的報告。

他的老師聽他報告後，覺得奇怪，心想：你這個大惡人還不死嗎？我現在當想辦法叫你死，因而說道：

「你殺死每一個人，要把每一個人的手指截取下來，這樣的殺了一千個人後，再用一條繩子把一千個人的手指串起來作一頂指鬘，戴在頭上回來，這樣，那末你的罪惡才能洗雪，才可以成婆羅門的。」

「好吧！老師！我即依教奉行吧！」

從此，世間現就改名叫做央掘魔羅了。

當他殺了九百九十九人只少一人時，他的母親因念他飢餓而送食來給他吃了。

他一看見他的母親來，心裡便想道：我應當令我的母親生天了，於是便執着利劍迎着他母親走來。正在這緊急關頭的時候，預先用神通力而來的緊在一株大樹後面的釋迦世尊，便如鷹王似的走了出來。央掘魔羅忽然瞥見釋尊來了，便放棄殺母的金頭，執着利劍轉向釋尊這方面奔馳過來，心裡說：我現在應當殺這個沙門罷。

釋尊見他奔馳過來，便故意避他走去，央掘魔羅就隨後追來，口裡大聲的說出如下的偈語：

「住住大沙門，白淨王太子；我是央掘魔羅，今當稅一指。」

住住大沙門，無貪染衣士；我是央掘魔羅，今當稅一指。」

住住大沙門，毀形剃髮士；我是央掘魔羅，今當稅一指。」

住住大沙門，其諸衆生類，若有聞我名，一切皆怖死，何況面見我，而得全身命？」

住住大沙門，汝是誰速說？爲天爲風耶？於我前疾去。

住住大沙門，我今已疲乏，終不能及汝，今當稅一指。

住住大沙門，汝善持淨戒；宜速輪一指，莫度我境界。」

這時，世尊如鷲王似的安祥地行了七步，然後威如獅子一般，雙目睜視了一下央掘魔羅，以偈回答他說：

「住住央掘魔羅，汝當住戒淨，我是等正覺，輪汝慈劍稅；我住無生

際，而汝不覺知；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今當輪汝稅，無上善法水，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羅，汝當住淨戒，我是等正覺，輪你慧劍稅，我住於實際，而汝不覺知；汝央掘魔羅，我是等正覺，今當輪汝稅，無上善法水，汝今當速飲，永除生死渴。

住住央掘魔羅，汝當住淨戒，我是等正覺，輪汝慧劍稅；汝當捨利刀，疾來歸明智，莫隨惡師慧，非法謂爲法。應嘗至藥味，然後深自覺；一切畏杖痛，莫不愛壽命，取已可爲誓。勿殺勿殺，如他已不異，如已他亦然，取已可爲誓。勿殺勿殺，莫作難利形，人血常塗身。人血塗利劍，不宜恒在手，速捨首指鬘，離是二生業。二生非汝求，是則惡難利。蓋羊於母所，猶向知孝養，哀哉汝可惡，爲惡師所誤，揮手奮利劍，而欲害所生，汝今所造業，惡過禽獸，殺害甚難利，凶暴難修難，永入罪惡黨，長與人類分！明哉惡逆者！母恩世難報，懷孕十二月，將護胎養，既生常鞠育，長夜忍苦織，今且觀汝母，血淚盈目流。忘身憂念汝，躬自持食來，風吹髮蓬亂，塵土盈汗身，手足悉龜坼，衆苦集朽形，久受飢渴惱，寒暑亦備經，逼力心狂亂，愁毒恒熾盛！」

央掘魔羅本是一個宿有善根的青年，他雖然一時被邪師的邪法蒙蔽了心竅，而行大惡，但此刻聽了釋尊的法音之後，即頓然如夢始覺，如醉方醒，深知自己行了大惡，心內遂有不可言喻的痛苦，禁不住潸潸地掉下愧悔的眼淚。

這時，他的母親在釋尊的傍邊看

見他的兒子已被釋尊感服了，很是歡喜！於是移身走到他的兒子的跟前，以手撫摩着他的額角，無限感嘆地說：

「久失寶藏今還得，塵穢境眼今明淨，哀哉我子心迷亂，常以人血自塗身；極利刀劍恒在手，多殺人衆成屍聚！當令此子隨順我，今敬稽首等正覺。多人見罵難聽聞，汝子如是切實我。」

佛陀聽他母親說完偈語後，就再告訴央掘魔羅：「在這樹下的這個女人，是你的母親，母親生育你的深重恩德你還未能報答，怎麼想欲殺害她令她生天呢？央掘魔羅，非法以爲法，如春時的山間陽氣，渴鹿被它迷惑了以爲是水；你也是這樣，你隨惡師受教，而生迷惑，以爲殺人可以洗罪。我真實告訴你：如果有人以非法爲法，死了就要墮到『無擇地獄』中去受苦的。」

釋尊凝視了他一會，然後又說：「央掘魔羅！你趕快過來歸依如來吧！」

央掘魔羅有點畏縮不敢過去的樣子。央掘魔羅！佛又告訴他說：「如來是大慈大悲的，你不要怕，如來看一切衆生，都如細軟絲（佛子）一般。救治衆生的疾病，給無依的衆生作憑依。如來是安隱者，給一切衆生作慈息處。諸無親的，如來就作他的親善；諸貧乏者，如來就作他的寶藏；有失佛道的，如來就示他以無上道。如來又爲一切恐怖怖的衆生而作覆護；爲一切在漂溺中的衆生而作舟筏。你應當快快把利劍捨掉，跟我出家。」

學道。你要過去頂禮你的母親，悔過洗罪，至誠地求你母親讓你出家，修行濟度你母出離世間生死的苦海。

你方才要我稅給你一指手指，我現在却以甘露法水稅給你，你好好地嚐受我的甘露法水吧。

你一向遊行在惡道上，我想你一定也迷亂得疲倦了吧？你現在實應當休息休息了呢？

你知不知道？你是受稅的主人，我也是受稅的主人，我們恰似守道的國王，我們對於一切衆生，是常受他們的稅的，我們應當要令他們都超渡生死的大海。」

釋尊的法音如午夜的洪鐘，一聲一聲撞入央掘魔羅的心坎，這時，央掘魔羅已徹底的覺悟了，即將所持的利劍用力往地上一擲，並將頭上戴着的指鬘，也狠命往地上一擲，一邊放聲大哭，匍匐至釋尊面前頂禮佛足，而說偈言：

「奇哉正覺第一慈，調御人師爲我來，令我得度無知海，愚痴闇冥盡波惑！」

「奇哉正覺無上悲，調御人師爲我來，令我死脫野難，種種煩惱憐刺！」

「奇哉正覺第一喜，調御人師爲我來，令我得度諸迷惑，邪見虎狼禽獸！」

「奇哉正覺第一捨，調御人師爲我來，令我得度無擇獄，永離熾然無量苦！」

無依怙者作依怙，無親厚者作爲親，集衆慈業趣大苦，今爲我來作歸依。」

說畢，又放聲痛哭。

「央掘魔羅！釋尊又告訴他說：『你也不用痛哭，你趕快起來到你母親跟前，至誠的悔過，求她讓你出家吧。』」

央掘魔羅聽了，即時站了起來，悲哀地走到他母親的面前，如山崩似的向他母親五體投地，悲感大叫，說：

「嗚呼慈母我大過，集諸惡業成罪積，隨惡師教行暴害，殺人一千唯少一！我於今日歸依母，亦復歸依佛世尊！我今稽首禮母足，惟願哀憐聽出家！」

他的母親原是一個極賢慧的女人，向來對釋尊也很敬信，又加之方才見釋尊把她的殺人的兒子感化過來了，更是感戴不盡！故此此刻一聽央掘魔羅要求她讓他出家，自是歡喜無量！遂以偈答他說：

「我今已聽汝，出家爲後世，我亦求如來，出家受具足。」

說罷，又轉向釋尊說：

「奇哉難思議，如來無有譬！佛今度我子，普哀諸世間。如來妙色身，功德無倫匹，我今少稱歎，最勝天中天！」

釋尊見他年齡老了，不宜出家，故以偈安慰他說：

「善哉善女人！當得無間樂，今可聽汝子，於我前出家，汝今年已老，出家時已過，但當深信樂，以法自蘇息。」

說罷，便携了央掘魔羅的手，徐步而去。

央掘魔羅的母親仍站著微笑地以目直送至看不見了釋尊和她的兒子後，才懷着一顆愉快的心，向歸途走去。

小啓

中觀法師，唐湖清居士、陳承祥居士、李恒鏡居士、郭本雲居士：多時不通訊，請惠賜大著，以光篇幅，是所至盼！

編者謹啓：

帶領了幾位諸山長老來拜見住持，玉琳向師傅合十問訊以後，退下來了。他辭別師傅後，剛走進大殿上殿下面自己睡覺的那間小房子中，很多好事的善行單上的大衆，得悉玉琳很早的從宰相府中回來，都驚奇的來探聽消息了。

「玉琳師！不！宰相府中的姑爺！你換了這套新的長袍馬褂，益發是紅光滿面了。」管理油鹽柴米的一位庫頭師，第一個這樣說。

「你真是福祿壽星找上門來，王相府中有錢有勢，他要你招贅在他的府中，既有了漂亮的姑娘，又有了萬貫的家財，將來靠着岳丈大人再謀個一官半職，真是幸福無窮，令人羨慕，但你去了一夜，爲什麼今晨又回來了呢？」一個管理山林樹木的巡山師搶着問。

玉琳並不急急的答覆他們，他望着他們得意的笑了一下，指着小房子中的幾子和床上請他們坐下來，有幾位因爲地方小了不好坐的都站在門口。他們這時候都好似一群新聞記者，在他們這時眼中的玉琳，是一位最有權威的新聞人物，誰也不願放棄這天字第一號的大新聞。

玉琳很快的把新郎官穿的長袍脫下來，又換上了他那破舊而寬大的僧衣，同時又向替他代理了一天香燈的人道謝了一聲。

「玉琳師！你怎麼又穿上這和尚衣呢？我們聽說你已經於昨晚和王小姐成過婚了，你難道不要再娶王相府了嗎？」管理雲水堂的寮元師驚奇的問。

「不要去了！」玉琳把穿在身能破舊的僧衣拉拉好！

「你不要去了？我們聽說王相爺的千金小姐非常的愛你，但他怎麼會愛上你的呢？你不可以把你們戀愛的經過向我們講述講述！」看守山門的門頭問！

「對的！對的！這個問題玉琳師非要告訴我們不可！」大家都異口同聲的附和着。

玉琳給他們一句他一句的說過後，心中很老大的不自在，但又不好發作，他只得向四週看了一下，用着很莊重的口氣說道：

「諸位老參上座，玉琳一向是安守本份的人，從來沒有和誰談過戀愛，也不懂戀愛是怎麼談，尤其王家的小姐，我們素昧平生，向來沒有來往，當然這段經過是無從報告！」

「玉琳師不老實，你昨天給宰相府中迎接去了以後，知客師傅就說過，他說難怪王小姐來燒香的時候向你們長問短的哩！」原來門頭師要玉琳講述他和王小姐的戀愛經過，就是爲此。

「關於這段事嗎？就僅僅是你剛才說的人家燒香的時候問了兩句話！」

「我們要知道你們這裡面一定還有什麼文章！」水頭師粗啞的喉嚨也嚷着。

「就請玉琳師講講燒香的經過吧！」他們好像非問個水落石出才甘心。

「那天也沒有什麼，王小姐燒完了香以後，知客師傅喊我去，我不

上不進命。我去的時候，王小姐也只問了我兩三句話就走了。」

「問你小白臉怎麼長得這樣的漂亮？是嗎？」調皮的巡山師說後，大家都哈哈的大笑起來！

玉琳的臉上稍露出了羞赧，也露出了一些得意，他懂得這些人的根性，只得按捺着，他懶得問這些大老粗是沒有什麼可計較的！

「人家只很規矩的問了我兩句話。」

「那兩句話呢？」每個人的眼睛都跟水頭師的話瞪住玉琳。

「她第一句問我每天要燒多少香，點多少燭？」

「你怎麼回答？」

「我說燒完了再燒，沒有統計過。」

「她還問你什麼呢？」

「她第二句問我寺中住多少僧人，殿中央是不是供的本師釋迦牟尼，我那時連話都不願講，我一向就是厭惡有錢和有勢的人，我請知客師傅回答他，然後她就帶着丫鬟走了。」

玉琳這時候給這些人像法官問口供似的，心中感到非常的委屈。如果不是有關這類葛藤的話，他真想大大的開導他們一下。

「好了，那些話我們不必再問他了，」水頭師把手掌在空中搖了一搖：「我們現在要請問玉琳師的就是出家人不能守僧戒而去還俗是佛制所允許的，玉琳師爲什麼有這個機會不去享福，怎麼今天又跑了回來？難道人家小姐還是不夠漂亮，不夠多情？抑或人家這麼高的名位這麼多的金錢還

不如你的理想？」庫頭師提出來這個問題，向大家看看，以示他的見解高明。

「庫頭師！你的話是說得很對的，不能守僧戒，佛制是允許還俗的。這也不算什麼可恥的事，但是你要知道我不守僧戒，多情人，名位，金錢，這就更不是我們所應追求的了。這是很不錯的，今日佛教中出家人的份子非常複雜，有很多不是爲了生死，爲修學佛道而出家的，或是出了家後，並未服膺佛教慈悲救世捨己爲人的主義，財色當前，當然就會迷失了他的本性。一個真正的出家人，他是懂得世間上一切福樂都是暫時的，都是不究竟的，而且這些福樂都是罪惡的根源！姑娘們的漂亮多情，富翁們的金錢名位他們能永遠不變嗎？他們能永遠如此嗎？所以一個有智慧眼光的人，爲了追求生命永恆的福樂，爲了解脫生死的煩惱，他將這些罪惡聚合起來的暫時享受，是不貪戀愛慕的。我到王相府中去招親，完全是悲愍人的良心激發，我爲了救那小姐一命，不得不身入那好似虎穴的相府，現在我救人的目的達到了，不回來做什麼呢？」

玉琳的話，像午夜鐘聲，驚醒了很多人愚癡的迷夢。大家聽了，都很佩服玉琳的人格，都用尊敬的眼光看着他。玉琳臉上揚起驕傲的微笑！

「你不是和人家小姐拜堂後兩個人關在房中一夜嗎？」世間上有一些人嘴是不肯饒人的，庫頭師用懷疑口吻還要追問。

「是呀！我要借這個機會向他說法呀！」

「你向他說些什麼呢？」

玉琳又把昨夜的情形敘述一翻，最後他又說道：「王小姐到底不是一個普通的女子，她聽了我的話，頓時就能領悟，所以才讓我回來，她大概不久也要去出家了！」

「聽說王小姐的才藝很高，與你這又是爲了什麼呢？」

他們還想問下去，正在這個時候，知客師和糾察師忽然把大殿門推開了走進來。

行單上這些人見了他們的頂頭上司，都面面相覷。

「玉琳！恭禧你又回來了！」知客師和糾察師都笑着說。

「知客師！糾察師！我真正想等一會就去向你們消假，現在你們來了，真對不起得很！」玉琳抱歉似的合了一個掌。

「剛才我們送幾位諸山長老和尚（指住持，玉琳的師傅）那裡去，和尚把你們的話都同他們講了，你真是偉大呀！」知客師對這位年青的香燈師不覺也生起敬慕的心來！

「你們沒有事的時候，就歡喜團聚，糾察師像一個暴燥的軍官，對這些行單上的僧衆說：『等一會大和尚就要帶領剛才來的諸山長老參觀了，看到你們一大堆人聚集在這裡，人家一定會笑我們寺中沒有規矩，你們現在還不去做什麼？』」

庫頭師等鴉雀無聲的散去了，知客師和糾察師又獎勵了玉琳幾句話後

，到其他的寮口去巡視了，玉琳這時候才有暇把房中散亂的東西整理了一下。

他在一面整理東西的時候，一面不住的爲剛才這些人的話感到又好氣又好笑。他心想：「這些行單上的僧衆，他們大都是到了沒有辦法的時候，中路跑來出家，從小在家沒有讀書，出家後又不研究教理，終日做着和工人一樣沉重的工作，過的也和苦工一樣的生活，你聽他們的出言吐語，都是非常的鄙俗。」

他從這些行單僧衆的身上，又想到出家不限制的问题。出家本來是一個難能可貴的事，出家僧衆也應該個個都是人民最好的模範教師，但出家的制度不良，致使佛教的流傳，增添許多的困難。自己因爲嚮往出家僧團的尊貴，僧團的工作神聖，所以投身其中。平時常常怕有負佛教，有負僧團，自己一刻不敢懈怠，終日努力精勤，但他們是不是也都有這樣爲道的精神呢？

有的人爭得了方丈當家的位置，就是達到了出家的目的，有的是每天誦誦經念佛就以爲這是修行，更有好的比自己的師兄玉琳一樣，除了吃飯睡覺以外，就不肯再做事，這樣一個出家的僧團怎麼能維持佛教呢？玉琳的心中正在翻滾着這個問題的思潮時，他的師傅帶着很多高高的胖胖的和尙走進大殿了。玉琳在他們拜佛的時候，趕快慌忙的去敲了三下大磬，以示對這些老前輩的恭敬。這

些大和尚禮教後，玉琳的師傅指着玉琳說道：「這就是小徒玉琳」。玉琳的的眼光都射在玉琳的身上。玉琳的師傅又喊玉琳道：「玉琳！過來拜見諸位長老！」玉琳隨着師傅的話，端正的頂禮一拜，各長老看着他，都笑容滿面的說他是一個很聰明的青年，有機會應該再讓他到外面去參學，他們一邊說着一邊走着當他們走到後面海島的地方，玉琳聽到一位，老和尚問他的師傅：

「你一共幾個高足？」

「豈敢！祇有一個半徒弟！」一陳笑聲，他們就從後殿的大門出去了！

玉琳聽了師傅說有一個半徒弟的話後，心中老佈滿了疑雲，在他以爲師傅所以說有一個半徒弟，半個一定是指的師兄，而一個就是指的他自己。因爲師兄是那樣的好吃懶做，師傅一定不會把他當一個徒弟看待。他雖然有這樣想法，可是又不能決斷，一股好勝的心情，老在蠱惑着他不安。

好容易等到了晚上，他想這非得去問明師傅才好。

他輕輕的走進了方丈室，師傅閉目端坐在禪床的上面。

「師傅！你老人家晚安！」

他的師傅微微的睜開了双目。

「你老人家說你有一個半徒弟？」玉琳吞吞吐吐的說出了這個問題。

「你老人家不是有我和師兄兩個徒弟嗎？」

「不！你祇能算是半個徒弟！」他的師傅說得很肯定。

「那麼，師傅說的一個徒弟是指的師兄！」

「嗯！」他的師傅點頭。

師傅的話像一盆冷水澆在他的頭上，他不敢再有什麼表示，問訊後就退了下來，他萬料想不到師傅的話竟這樣的出乎他的意外。

他走向自己的臥房打開了窗子，望望窗外一輪瀾瀾的月亮，他連噓了幾口氣：「我祇能算是半個徒弟！」

（本章完、全篇未完）

東初法師著

「般若心經思想史」將出版！

東初法師根據歷史研究及哲學觀點，參照群經所著「般若心經思想史」，不特解釋新鮮，適合新時代知識者閱讀，自本刊開始連載以來，極受一般讀者歡迎，並紛紛來函詢問是否可早日刊印單行本，俾先睹爲快。本社爲酬答各方讀者雅愛起見，決籌備印資提前付梓。約本月底出版，諸希讀者諸君注意。

